



唐家小主

卷十

白雀妃

“不正经”帝妃组合
& 爆笑江湖事

Q 欺民，欺君，
还有什么白晚芦不敢做的？

看周三爷如何惩治这个无法无天的女人！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白雀南飞入深宫，一枕黄粱乱世梦。

唐家小主

著

白雀妃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白雀妃 / 唐家小主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201-13883-1

I. ①白… II. ①唐…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4048号

白雀妃

BAI QUE F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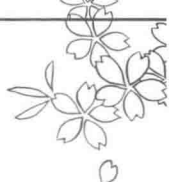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玮丽斯
策划编辑 蔡咏梅 马锦文
装帧设计 杨思慧 胡万莲

制版印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86千字
版权印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目录



楔子

第一单元·陌路相逢

第一章

陵州城初遇

005 001

第一单元·陌路相逢

第二章

绑入王城

033

第一单元·陌路相逢

第三章

围场风险

065

第一单元·陌路相逢

第四章

升为白雀妃

093

第二单元·丝萝春秋

第一章

安城公主归来

117

第二单元·丝萝春秋

第二章

被圆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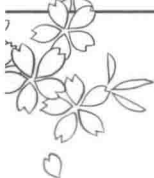
141

第二单元·丝萝春秋

第三章

东都都主的夫人

167



目录



第三单元·燕巢幕上

第一章

安荷之死

193

第三单元·燕巢幕上

第一章

真相大白

215

第三单元·燕巢幕上

第二章

独望冷宫墙

241

第四单元·百鸟朝凤

第一章

失去柳萧云

259

第四单元·百鸟朝凤

第二章

真正的动乱

281

第四单元·百鸟朝凤

第三章

白雀浴火

301



楔子





大漠里又刮起了一阵大的风沙。

衣衫褴褛的小乞儿迎着风沙艰难地向前走着，稚嫩的脸上沾满了沙粒。

今天若是走不出这片大漠，到达下一个小镇，怕是会命绝于此了。小乞儿饿紧一身粗葛布，躲进了灌木丛下，从怀里掏出被咬过好几口的馍，眼巴巴地看着它，却又难以下口。

这会儿她又饿又渴，浑身上下只剩下这块囊，如今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要么饿死，要么渴死，要么被那风沙卷进旋涡里，搅个粉身碎骨。

想及此处，小乞儿不禁打了个冷战。

这时，小乞儿忽然听见头顶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她抬起眸子，一只鸟雀扑腾在她跟前。

“沙云雀，打探得如何，我还要走多久的路？”小乞儿摊开手，沙云雀落在她的掌心，轻轻地啄着她柔软的小手，转而又仰起

头叫了两声。

“你没找到啊？”小乞儿有些苦恼，沙云雀可以在风沙里飞很远，连它都找不到去往小镇的路，她一个饿了、渴了一天的小丫头，能找到吗？

沙云雀抬头看着小主人皱眉的样子，飞起来叼着她破旧的衣裳，似乎要带她去某个地方。

小乞儿问：“怎么啦？”

沙云雀在空中盘旋了一圈，往某处方向飞去。

小乞儿不敢怠慢，裹紧衣裳，闷头往风沙里冲去。

她跑了一炷香的时间，跑过猛烈的风沙地段，终于能微微地喘口气。嗓子里灌满了沙粒，比方才更难受了，小乞儿微微张开嘴，嗓子竟干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沙云雀一直盘旋在小乞儿的头顶，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小乞儿听着沙云雀的话，往高处爬了爬，站在沙丘的顶端。

大漠的另一端，有一条曲折的小溪流。在去往小溪流的路中央，横卧着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小小的身影在漫天的风沙里，快要被淹没了。

小乞儿提了一口气，从沙丘顶端一路向下，朝着那条小溪流，以及那个身影，狂奔而去……

白雀妃



第一单元·陌路相逢



第一章

陵州城初遇



八年后，陵州城。

今日的天气委实奇怪，才初春时节，日光就如此毒辣，仿若要将人的身上烤个窟窿出来。

街头卖纸伞的大妈生意好得不得了，那些有钱的小姐、公子受不了这炎热的天气，把大妈的伞摊围个水泄不通，指望着她家的纸伞能替他们挡挡这该死的太阳！

“唉。”人群之外，一个瘦小的郎中叹了口气，扯了扯道袍领口，摇头晃脑道，“一群无知之人！”

他转个身，无力地摇摇手中握着的幌子，懒懒的喊出口：“看病，看病。有病早治疗，没病多防治。看不好，不要钱；看得好，各位公子、小姐就赏一点儿！”

他出来已经整整两个时辰了，入手不过几个铜板。现在老百姓都不生病了吗？若自己再挣不到几个银子，就真的会有人要死了。

“唉，可怜我这个神医没有伯乐赏识，一身叹绝天下的医术便



就此埋葬了！”小郎中边叹气，边迈大步子往前走，宽松的衣袍拖在地面，一不留神就会踩到衣角绊倒。

这不，刚要摔跤时，他瘦瘦的手腕便被一只强有力的手给抓住。小郎中哇呀呀地叫了两声，便听一个急切的声音响起：“神医，快同我去救人！”

“救人？”闻言，小郎中的脑海一亮，也不顾拽他之人是谁，笑嘻嘻地道，“救人好啊，大爷您慢点儿，咱们在路上商讨商讨诊金如何？”

“诊金少不了你的！”那个拽他手的人身材高大，肩臂宽厚有力，想必是个习武之人。他那般着急，这生病之人想必于他来说十分重要，说不定还是个有钱的主儿！

男人将小郎中带到一家客栈，不由分说地跑上二楼，踹开一间上房的门将他带到床边，指着床上的人道：“快替他瞧瞧！”

小郎中在床边坐下，望着躺在上面的那个人——他眉宇紧皱，脸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而且他束的发冠居然是镶玉金边的，这真是一个有钱的主儿！

小郎中装模作样地握着男子的手，替他把脉，眉头一皱：“呀！这位公子可是食用了不当之物？”

“一个时辰前吃了一点儿山里果。”站着男人答道。

小郎中疑惑：“仅是吃了一点儿？”他将那个“点”字咬得重



了些。男人欲言又止，怕是羞于开口，便道，“吃得多了点儿。”

小郎中老气横秋地叹道：“愚蠢！”

“神医教训得是，烦请神医救救我家主子。”男人微微欠身，眉宇间浮上淡淡的担忧。

小郎中手一摆，说：“不是什么大事，拿纸笔来，我开些药给他吃。”

“是。”男人转身出门，去向店小二要纸笔了。

小郎中一个人坐着，有些无聊，也不再似方才那样端着自己。他俯身，细细地瞅着床上男子头上的束发冠，好奇地戳了戳上面那颗红玉，叹道：“真有钱，我要是有这么颗玉石，就够我和云姐姐吃好几年饭了。”

“神医。”床上的男子忽然虚弱地睁开眼睛，与他相隔不过咫尺距离。

小郎中被吓得站起来连连后退，惊道：“妈呀，你是要吓死本神医吗？”

男子吃力地爬起来，对着床沿发呕，然后无力地抬起手臂晃了晃：“水……”

小郎中惊魂未定，慌慌张张地给他倒了杯水，然后走过去扶着他的肩膀喂他喝水。男子喝了些水，缓缓抬头：“我再也不贪嘴，吃那么多山里果了。”

“傻子，那玩意儿吃多了不搅得你肠腹发酸才怪。”小郎中白了他一眼，喃喃骂道。

“神医，纸笔来了。”那个跑出去的男人回来了，手里拿着刚要来的纸笔。小郎中见此，连忙松手跑过来，还未应声，便听见身后咚的一声，有什么重物砸到了地上。

小郎中心里一惊，顿悟过来，不敢回身。

“三爷！”男人迎上去，将那体弱的公子重新扶上床。

小郎中战战兢兢地回身，两只手拘谨地搓着：“对不住啊，我不是故意的。”

“神医，你还是赶快写药方吧。”男人催促道。

小郎中连连点头，唰唰几笔在纸上写好，恭敬地呈给他。

男人拿过药方看了一眼，便叮嘱床上的男子：“三爷，顾鹰去去就回。”

“等等！”小郎中拉住那个叫顾鹰的男人，摊开手，“我的诊金呢？”

顾鹰从腰封间掏出一锭白银，抱拳道：“多谢神医姑娘。”

他将银子给了小郎中后，便拿着药方离开了客栈。小郎中把玩着白银，用牙齿咬了咬，忽然后知后觉发现了一件事。

他唤她神医姑娘？

他怎么看出了自己是个女儿家！小郎中忙摸着脸，又低头看了



看自己一身打扮，有些心虚地回头张望了床上男子一眼。

他的病情不过是她瞎掰，恰巧蒙对了而已。那药方上的草药名也是她随便写的，治不治得了那个家伙还不一定呢！

小郎中吸了吸气，蹑手蹑脚地走出客栈，迅速地离开此地。

还是早些溜走比较好，若是等那个叫顾鹰的发现实情折身回来，不得打断她的肋骨才怪！

小郎中心惊地逃了出去，攥紧手心里的白银，一路小跑来到了一处河畔。那河畔清浅，水面漂浮着些许青萍，有一座曲折的枯桥延伸至河对岸。对岸是一片粗壮的柳树，时下正为初春，柳条儿翠绿繁茂。

“打水路那边来了只雀啾啾。”过了河，是一处破旧的姻缘庙。小郎中伏在斑驳的门边，麻溜地说了句口令。

只见那门“吱呀”打开，里头探出一张好看的脸来：“可挣着钱了？”

“挣着了。”小郎中利索地闪进姻缘庙，大口大口地喘气。

“是叫人发现了吗？”方才开门的姑娘看着小郎中那副模样，担心地问。

进了这庙里，里头的情形才显露出来。这是座废弃的姻缘庙不假，但里头却被人收拾得很干净，做个暂时的落脚处绰绰有余，庙

里烧着一团火，火上架着一口黑锅，锅里煮着清淡的青菜粥。

小郎中看着躺在地上的老妇和眼巴巴掉泪的孩子，扭头回话：

“云姐姐，我穿这身出去委实不方便，方才我骗的那人或许大有来头，来，银锭子给你，你去给奶奶拿些药，再买些吃的回来。”

“好，我现在就去。”被唤作云姐姐的姑娘接过那锭银子，转身就离开了姻缘庙。

小郎中透过门缝看着云姐姐走远，这才缓缓转身来到了那老妇和孩子的面前。

那孩子嚤嚤地抽泣着，抬起头泪眼婆娑地问：“晚儿姐姐，奶奶会死吗？”

“奶奶不会死，云姐姐去拿药了，药拿回来，奶奶就会好起来的。”小郎中俯下身，轻轻揉着那孩子的头发。孩子年少，姐姐说什么便是什么，乖巧地应了声，又眼巴巴地守着自己的奶奶。

这孩子可怜得紧，前些日子陪着自家奶奶在街头卖白茶，不知怎么的，奶奶就晕了过去。小郎中和云姐姐路过便搭了把手。只是可气的是，这陵州城的大夫都是些没良心的混球，拿不出银子就见死不救！

没办法，小郎中只好和云姐姐将那孩子和他奶奶带到了这里，寻思着以往几年两人都是骗吃骗喝过来的，小郎中决定做回自己的老本行——行骗，一为自己的生计，二为帮助这可怜的婆孙。



这小郎中原本也不是小郎中，是个古灵精怪的丫头，还有个甚是好听的名儿——白晚芦，这名儿是她云姐姐取的。云姐姐本名柳萧云，此前是个大户人家的丫鬟，后来，她的主人死在了大漠里。

而柳萧云，正是在那片荒漠里被白晚芦所救，此后，两人便做了这荒凉世间里的姐妹。

只是，这柳萧云是个身子骨柔弱的主儿，白晚芦真怕她运气不好，碰见那个大块头的男人。

白晚芦还真是个乌鸦嘴。

因为柳萧云真的碰上了那个叫顾鹰的男人！

急着要给奶奶拿药，柳萧云见到一处药铺就奔了进去，同药铺子大夫说了遍奶奶的症状，叫他拿些合适的药。

然后，柳萧云将那锭白花花的银子放在了柜台上。

然而，她将银子那样一放，却勾住了旁侧一人的目光。

瞬间，一个黑影笼罩下来，柳萧云一怔，便见那银子被人大手一挥收入掌中。她抬头时，恰巧看见顾鹰严肃的脸庞凑近：“姑娘，这银子是哪儿来的？”

脑海忽然冒出白晚芦的话，柳萧云伸手去夺：“这是我的！”

“你的？姑娘要是不说实话，我便送姑娘去官府了。”顾鹰抓住柳萧云的手腕，眼神如鹰一般直勾勾地盯着柳萧云，柳萧云怕和